



Arthur Miller

[美] 阿瑟·米勒 著

推销员之死

Death of a Salesman
and Other Plays

英若诚等 译

Arthur Miller

[美] 阿瑟·米勒 著

推销员之死

Death of a Salesman

and Other Plays

英若诚 梅绍武 陈良廷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推销员之死 / (美)米勒(Miller, A.)著;英若诚等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9.1

书名原文:Death of a Salesman and Other Plays

ISBN 978-7-5327-4613-2

I. 推... II. ①米...②英... III. 剧本—作品集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9087 号

DEATH OF A SALESMAN by Arthur Miller
Copyright © Arthur Miller, 1949
Copyright renewed Arthur Miller, 1977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8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

THE CRUCIBLE by Arthur Miller
Copyright © Arthur Miller, 1952, 1953, 1954
Copyright renewed Arthur Miller, 1980, 1981, 1982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8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MY SONS by Arthur Miller
Copyright © Arthur Miller, 1947
Copyright renewed Arthur Miller, 1975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8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

推销员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 AND OTHER PLAYS	Arthur Miller 阿瑟·米勒 著 英若诚 梅绍武 陈良廷 译	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靖翀 装帧设计 王慧
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图字:09-2006-674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92,000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613-2/I·2610

定价: 2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6135113

目 录

- 推销员之死 1
- 萨勒姆的女巫 123
- 都是我的儿子 267
- 译后记 359

推销员之死

英若诚 译

两幕私下的谈话及一首安魂曲

剧中人物

威利·洛曼

林达,威利·洛曼的妻子

比夫,威利·洛曼的长子

哈皮,威利·洛曼的次子

伯纳德

某妇人

查利

本伯伯

霍华德·瓦格纳

珍妮

斯坦利

佛赛特小姐

莱塔

地点

本剧发生于威利·洛曼家中的室内和庭院中,以及他去纽约和波士顿的几个地方。时间是今天。

第一幕

可以听见用长笛演奏的一支旋律。乐声低微而优美，使人想到草原、树木和一望无际的天边。幕启。

观众面前出现的是推销员的家。可以感觉到这个家背后和周围四面都是高耸的见棱见角的建筑。照耀着这所房子和舞台前部的只有从天上来的青光，周围区域则笼罩着一种愤怒的橘红色。灯光再亮一些以后，观众可以看清，这所小小的、脆弱的房子被包围在周围坚实的公寓大楼之中，因此这个地方有一种梦似的情调，从现实中升华起来的一场梦。房子中央的厨房确实很真实，有一张厨房的桌子，三把椅子和一个电冰箱，但是看不见别的设备。在厨房后墙上是一个挂着帘子的门，通向起居室。在厨房右边，比厨房的地面高出二尺，是一间卧室，其中只有一张铜架床和一把直背椅子。在床上方的格架上放着一个银制的体育竞赛奖品。卧室有窗，窗外就是旁边的公寓大楼。

在厨房后面，地面比厨房高出六英尺半，是两个儿子的卧室。现在这里几乎全在暗中，只能模糊看到两张床和后墙上的一扇小顶窗。（这间卧室处于那间看不见的起居室的上层。）左边有一道弯曲的楼梯，从厨房通上来。

整个布景全部或者某些地方部分是透明的。这座房

子的屋顶轮廓线是单线画出的，在轮廓线下面和上面都可以看到那些公寓大楼。在房子前面是一片台口表演区，越过舞台前部，伸展到乐池上方，呈半圆形。这个表演区代表这家的后院，同时威利的幻想场景以及他在城里活动的场面也都发生在这里。每当戏发生在现在时，演员都严格地按照想象中的墙线行动，只能通过左边的门进入这所房子。但是当戏发生在过去时，这些局限就都打破了，剧中人物就从屋中“透”过墙直接出入于台口表演区。

[威利·洛曼，推销员，手里拎着两个装样品的大箱子，从右方上。笛声在继续。他听得见笛声，但并没有注意。他六十多岁了，穿着朴素。仅仅从他横穿舞台走到房子大门的几步路也看得出来他累极了。他打开门锁，进入厨房，深呼了一口气，放下手里的负担，抚摸着累疼了的手掌。他情不自禁地长吁一口气，感叹地说了句话——可能是“够呛，真够呛”。他关上了门，然后通过挂帘子的门，把手提箱拿到起居室去。在右边的屋里，他的妻子林达在床上翻动了一下。她起床，披上一件睡袍，倾耳听着。她通常是个乐呵呵的人，但多年来已经形成克制自己的习惯，决不允许自己对威利的表现有任何不满——她不仅仅是爱威利，她崇拜他；威利的反复无常的性格，他的脾气，他那些大而无当的梦想和小小的使她伤心的行为，似乎对她只是一个提醒，使她更痛心地感到威利心里那些折磨他的渴望，而这些渴望在她心中也同样存在，只不过她说不出来，也缺少把这些渴望追求到底的气质。

林 达 （听到威利在卧室外的声音，有些胆怯地叫他）威利！

威 利 别担心，我回来了。

林 达 你回来了？出了什么事？（短暂的停顿）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威利？

威 利 没有，没出事。

林 达 你不是把车撞坏了吧？

威 利 （不在意地，有些烦躁）我说了没出事，你没听见？

林 达 你不舒服了？

威 利 我累得要死，（笛声逐渐消失了。他在地身旁床上坐下，麻木地）我干不了啦。林达，我就是干不下去啦。

林 达 （小心翼翼地，非常体贴地）你今天一天都在哪儿？你的气色坏透了。

威 利 我把车开到扬克斯过去不远，停下来喝了一杯咖啡。说不定就是那杯咖啡闹的。

林 达 怎么？

威 利 （停了一下）忽然间，我开不下去了。车总是往公路边上甩，你明白吗？

林 达 （顺着他说）噢。可能又是方向盘的关系。我看那个安杰罗不大会修斯图贝克车。

威 利 不是，是我，是我。忽然间我一看我的速度是一小时六十英里，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刚刚的五分钟是怎么过去的。我——我好像不能集中注意力开车。

林 达 也许是眼镜不好。你一直没去配新眼镜。

威 利 不是，我什么都看得见。回来的路上我一小时开十英里。从扬克斯到家我开了差不多四个钟头。

林 达 （听天由命）好吧，你就是得歇一阵子了，威利，你这样干下去不行。

威 利 我刚从佛罗里达休养回来。

林 达 可是你脑子没得到休息。你用脑过度，亲爱的，要紧的是脑子。

威 利 我明天一早再出车。也许到早上我就好了。这双鞋里头该死的脚弓垫难受得要命。

林 达 吃一片阿司匹林吧，我给你拿一片，好不好？吃了能安神。

威 利 （纳闷地）我开着车往前走，你明白吗？我精神好得很，我还看风景呢。你想想看，我一辈子天天在公路上开车，我还看风景。可是林达，那边真美啊，密密麻麻的树，太阳又暖和，我打开了挡风玻璃，让热风吹透了我的全身。可是突然间，我的车朝着公路外边冲出去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忘了我是开车呢，完全忘了！幸亏我没往白线那边歪，不然说不定会撞死什么人。接着我又往前开——过了五分钟我又出神了，差一点儿——（他用手指头按住眼睛）我脑子里胡思乱想，什么怪念头都有。

林 达 威利，亲爱的，再去跟他们说说吧，为什么不能叫你在纽约上班呢。

威 利 纽约用不上我。我熟悉的是新英格兰，新英格兰这边离不开我。

林 达 可是你六十岁了，他们不能要求你还是每个礼拜都在外边跑。

威 利 我得给波特兰打个电报。原来说好了的，我应该明天早上十点钟见布朗和莫里森，给他们看这批货。他妈的，我准能把它卖出去！（他开始穿外衣）

林 达 （把外衣拿到一边）你何不明天一早就到霍华德那儿去，告诉他你非在纽约上班不可。亲爱的，你就是太好说话了。

威 利 要是老头子瓦格纳还活着，纽约这一摊早归我负责了！那个人真是好样的，有肩膀。可是他这个儿子，这个霍华德，这小子不知好歹。我头一次往北边跑买卖那会儿，瓦格纳公司还没听说过新英格兰在什么地方呢！

林 达 亲爱的,你干吗不把这些话告诉霍华德呢?

威 利 (受到鼓舞)我是要告诉他,一定告诉他。家里有奶酪吗?

林 达 我给你做个三明治。

威 利 不,你睡吧。我去喝点牛奶,说话就上来。孩子们在家吗?

林 达 他们睡了。今天晚上哈皮给比夫约了女朋友,带着他玩去了。

威 利 (感兴趣)真的?

林 达 看着这两个孩子一块儿刮脸,真叫人高兴,两个人在洗澡间,一个挤在另一个后面。然后一块出去。你闻见了吗?满屋子都是刮胡子膏的味儿。

威 利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?干了一辈子为这所房子付款。最后房子算是归你了,可是房子里没人住了。

林 达 唉,亲爱的,过了时的东西就扔掉了,生活就是这么回事。

威 利 不,不对,有些人——有些人就能创出点儿事业来。我今天早上走了以后比夫说了什么没有?

林 达 你不该责备他,威利。尤其是他刚下火车。你不应该对他发火。

威 利 我他妈的什么时候发火来着?我就是问问他赚到钱没有,这就叫责备?

林 达 可是亲爱的,他上哪儿赚钱去?

威 利 (又着急又生气)他身上憋着股子情绪。他变得那么阴郁,我走了以后他道歉了吗?

林 达 他可垂头丧气了,威利。你知道他多么崇拜你。我看等到他真能够发挥他的长处的时候,你们两个就都高兴了,就不打架了。

威 利 他待在一个农场上怎么发挥长处?那也叫生活吗?当个农业工人?一开头,他还年轻,我想嘛,年轻人,到处闯荡闯荡也好,各种行当都试试。可是已经过去不止十年了,他一个礼拜

还挣不了三十五块钱！

林 达 他还没得发挥呢，威利。

威 利 三十五岁了还不得发挥，就是丢人！

林 达 嘘——！

威 利 毛病就在他懒，他妈的！

林 达 威利，我求求你！

威 利 比夫就是个懒汉！

林 达 他们都睡了，你去吃点东西，下楼去吧。

威 利 他回家来干什么？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回家来。

林 达 我不知道。我看他还是没找到方向，威利。我看他很空虚。

威 利 比夫·洛曼居然找不到方向。在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，这样一个年轻人——这么招人喜欢的年轻人，居然找不到方向。而且他多么勤奋。别的不说，比夫有一条特点——他不懒。

林 达 从来不懒。

威 利 （充满了同情和决心）我明天一早见见他，我跟他好好谈谈。我给他找个差事，当个推销员。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成个大人物。我的老天！记得吗，他上中学的时候那些孩子们成天跟着他转！他要是冲谁一笑，那个孩子马上就得得意非凡啊。他在大街上一走……（陷入回忆中）

林 达 （努力想打断他的沉思）威利，亲爱的，我今天买了一种新的美国式的奶酪，能搅和着吃的。

威 利 你明知道我爱吃瑞士奶酪，干吗买美国的？

林 达 我想你也许愿意换换口味——

威 利 我不想换口味！我要吃瑞士奶酪，为什么总要跟我别扭着来？

林 达 （用笑掩饰着不安）我还以为是让你意外一下呢。

威 利 你干吗不把这儿的窗户都打开，我的老天爷？

林 达 （无限耐心地）都开着呢，亲爱的。

威 利 他们把咱们在这儿憋死了。砖墙、窗户，窗户、砖墙。

林 达 当初咱们应该把旁边那块地也买下来。

威 利 街上汽车排成了队。整个这个地区就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。草都不长，后院连根胡萝卜都种不出来。应该定一条法律，禁止盖公寓大楼。还记得那边那两棵漂亮的榆树吗？我跟比夫还在树上安了个吊床。

林 达 是啊，好像离开城里有一百万里远似的。

威 利 那个包工的把那两棵树砍掉了，应该把他抓起来。他们把这片地方毁了。（出神）我越来越惦记那些日子，林达。到这个季节该是丁香和紫藤开花了，然后是牡丹，还有黄水仙。这间屋里多么香啊！

林 达 没办法啊，人们总得有个地方住啊。

威 利 不是，是现在人多了。

林 达 我看也不是人多，我看——

威 利 就是人多了！这个国家就要毁在这上头！人口失去控制了。竞争激烈得叫人发疯！你闻闻这座公寓大楼的臭味儿！那边呢，又是一座……怎么还能吃搅拌奶酪呢？

[在威利说最后一段话时，比夫和哈皮在床上欠起身来，倾听着。]

林 达 下楼去吧，你尝尝。声音轻点儿。

威 利 （转向林达，内疚地）宝贝儿，你不是为我担心吧，啊？

比 夫 怎么回事？

哈 皮 听着！

林 达 你这么精明强干，有什么可担心的。

威 利 林达，你真是我的根基，我的依靠。

林 达 你就是弦绷得太紧，总把些小事看得那么严重。

威利 我不跟他争吵了。他要是愿意回得克萨斯,就让他去吧。

林达 他会找到路的。

威利 那当然。有些人就是大器晚成嘛。像爱迪生,好像就是。还有那个橡胶大王,古德里奇。他们两个当中有一个耳朵是聋的。(朝卧室的门走去)比夫准行,我信得过他。

林达 还有,威利——礼拜天要是暖和,咱们坐汽车到郊外去玩吧。把挡风玻璃打开,带上午餐。

威利 不行,这些新式汽车的挡风玻璃是打不开的。

林达 可是你今天不是打开了吗?

威利 我?我没有。(忽然停住)你说这有多怪!这有多么惊人——(他又诧异,又害怕,说不下去了,同时又可以听到远远的笛声)

林达 怎么了,亲爱的?

威利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

林达 什么,亲爱的?

威利 我想起那辆雪佛兰。(短暂的停顿)一九二八年……我买的那辆雪佛兰——(说不下去了)你说怪不怪?刚才我可以发誓说我今天开的是那辆雪佛兰。

林达 嗨,不定是什么事让你想起它来了。

威利 不可思议。啧啧。记得那些年吗?比夫经常给那辆车打蜡,打得多么亮!后来买卖旧车的那个人说什么也不信,那辆车已经开了八万英里了。(摇头)嘿!(对林达)闭上眼睛睡吧,我马上就上来。(走出卧室)

哈皮 (对比夫)老天,说不定他又把车撞坏了!

林达 (对着威利的背影喊)下楼梯的时候留神,亲爱的!奶酪在中间那个格子里!(她转身,走到床前,拿起威利的上衣,走出卧室)

[在孩子的房间里,光亮起来了。在暗中我们可

以听见威利自言自语，“八万英里”，然后低声一笑。比夫从床上爬起来，向舞台前部走了几步，聚精会神地站住了。比夫比他弟弟哈皮大两岁，体格健壮，但是目前看上去有些潦倒，也似乎不那么自信。他不如弟弟在事业上成功，他的梦想却比弟弟强烈，而且也更不被普通人所接受。哈皮个子高大魁梧，他身上的男性吸引力就像一种色彩那样引人注目，或像一种气味，很快就被不少女人发觉。他，和他哥哥一样，也找不到方向，但是表现不同，因为他从来不肯承认失败，结果是他思想上更混乱，心里也更冷酷，但是表面上看却又更心满意足了。

- 哈 皮 （从床上起来）他要老是这样，驾驶执照非叫没收了不可。我对他越来越不放心，知道吗，比夫？
- 比 夫 他的眼睛不行了？
- 哈 皮 不是，我跟他一块儿开过车。他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不能聚精会神。上个礼拜我跟他一道坐车进城，绿灯亮了，他停下来，红灯一亮他倒又开车了。（笑）
- 比 夫 也许他色盲。
- 哈 皮 爸爸？他在推销货物的时候眼睛最灵了，你知道啊。
- 比 夫 （在床上坐下）我睡觉了。
- 哈 皮 你不是还跟爸爸闹别扭吧，比夫？
- 比 夫 没有，我看他没什么大事。
- 威 利 （在他们脚下，起居室里）没错儿，先生，八万英里——八万二千！
- 比 夫 你抽烟吗？
- 哈 皮 （递给他一盒烟）来一根？
- 比 夫 （拿了一根烟）我一闻见烟味就睡不着。